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五禮通考卷七

刑部尚書秦蕙田撰

吉禮七

圜丘祀天

後漢書世祖本紀建武二年立郊兆于城南始正火德
色尚赤

祭祀志建武二年正月初制郊兆於雒陽城南七里依

鄔采元始中故事爲圓壇八陛中又爲重壇天地位其上皆南向西上其外壇上爲五帝位青帝位在甲寅之地赤帝位在丙巳之地黃帝位在丁未之地白帝位在庚申之地黑帝位在壬亥之地其外爲壇重營皆紫以象紫宮有四通道以爲門日月在中營內南道日在東月在西北斗在北道之西皆別位不在羣神列中八陛陛五十八醜合四百六十四醜五帝陛郭帝七十二醜合三百六十醜中營四門門五十四神合二百一十六

神外營四門門百八神合四百三十二神皆背營內鄉
中營四門門封神四外營四門門封神四合三十二神
凡千五百一十四神營即壇也封封土築也背中營神
五星也及中宮宿五官神及五嶽之屬也背外營神二
十八宿外宮星雷公先農風伯雨師四海四瀆名山大
川之屬也

酈竹芮切
祭爵也

注黃圖載元始儀上帝壇圓八觚徑五丈高九尺茅
營去壇十步竹宮徑三百步土營徑五百步神靈壇

各於其方面三丈去茅營二十步廣坐十五步合祀
神靈以璧琮用辟神道四通廣各三十步竹宮內道
廣三丈有闕各九十一步壇方三丈拜位壇亦如之
爲周道郊營之外廣九步營六甘泉北辰於南門
之外日月海東門之外河北門之外岱宗西門之外
爲周道前望之外廣九步列望遂乃近前望道外
徑六十二步壇方二丈五尺高三尺五寸 爲周道
列望之外徑九步卿望亞列望外徑四十步壇廣三

丈高二尺 爲周道卿望之外徑九步大夫望亞卿
望道外徑二十步壇廣一丈五尺高一尺五寸 爲
周道大夫望之外徑九步士望亞大夫望道外徑十
五步壇廣一丈高一尺 爲周道士望之外徑九步
庶望亞士望道外徑九步壇廣五尺高五寸 爲周
道庶望之外徑九步凡天宗上帝宮壇營徑三里周
九里營三重通八方 常以歲之孟春正月上辛若
丁親郊祭天南郊以地配望秩山川徧于羣神天地

位皆南鄉同席地差在東共牢而食太祖高皇帝高
后配於壇上西鄉后在北亦同席共牢而食日冬至
使有司奉祭天神於南郊高皇帝配而望羣陽夏至
使有司奉祭地祇於北郊高皇后配而望羣陰天地
用牲二燔燎瘞埋用牲一先祖先妣用牲一天以牲
左地以牲右皆用黍稷及樂

蕙田案此東漢郊壇從祀之位魏以降從祀
星辰漸以繁多矣

東觀漢紀上都洛陽制兆於南城七里北郊四里行
夏之時時以平旦服色犧牲尚黑名火德之運常服
黻纁尚赤四時隨色季夏黃色

大學衍義補丘氏濬曰西漢所謂郊祀天地者乃是
祀五時及甘泉泰一汾陰之類皆出于方士祈福之
說而非古人報本反始之意高惠不觀祠文帝一再
行武宣以求仙成帝以祈嗣三君者親郊頗多而其
他則領之祠官修故事而已古人所謂郊天配祖之
意蓋漠如也光武置郊丘于雒陽以高帝配祀始稍
復古人祀
天之制

後漢書祭祀志建武七年五月詔三公曰漢當郊堯其

與卿大夫博士議時侍御史杜林上疏以爲漢起不因緣堯與殷周異宜而舊制以高帝配方軍師在外且可如元年郊祀故事上從之

杜林傳建武七年大議郊祀制多以爲周郊后稷漢當祀堯詔復下公卿議林獨以爲周室之興祚由后稷漢業特起功不緣堯祖宗故事所宜因循定從林議

東觀漢紀杜林疏臣聞營河洛以爲民刻肌膚以爲

刑封疆畫界以建諸侯井田什一以供民用三代之
所同及至漢興因時宜趨世務省繁苛取實事不苟
貪高冗之論是以去土中之京師就關內之遠都除
肉刑之重律用髡鉗之輕法郡縣不置世祿之家農
人三十而取一政卑易行禮簡易從民無智愚思仰
漢德樂承漢祀基業特起不因緣堯堯遠于漢民不
曉信言提其耳終不悅諭后稷近于周民戶知之世
據以興基由其祚本與漢異郊祀高帝誠從民望得

萬國之歡心天下福應莫大乎此民奉種祀且猶世
主不失先俗羣臣僉薦鯨考績不成九載乃殛宗廟
至重衆心難達不可卒改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
明當專用祖宗之故文章也宜如舊制以解天下之
惑合于易之所謂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義
方軍師在外祭可且如元年郊祭故事

後漢書祭祀志隴蜀平後乃增廣郊祀高帝配食位在
中壇上西面北上天地高帝黃帝各用犢一頭青帝赤

帝共用犢一頭白帝黑帝共用犢一頭凡用犢六頭日月北斗共用牛一頭四營羣神共用牛四頭凡用牛五頭凡樂奏青陽朱明西皓玄冥及雲翹育命舞中營四門門用席十八枚外營四門門用席三十六枚凡用席二百一十六枚皆莞簟率一席三神日月北斗無陞郭醑既送神燂俎實於壇南已地

蕙田案建武中興制郊兆于洛陽城南其地得矣乃內外壇壝門營從祀之神至一千五

百一十四何其溷也然此猶曰西京故事也而天地共席帝后同牢則王莽瀆亂不經之舉當撥邪反正之初倘稽考典章洗除穢惡後嗣知所遵循詎不美歟乃帝既不深考而在廷諸臣亦無有引伸匡衡之議而救正之者良由棄經信讖因陋蹈訛遂使陳陳沿襲洎迄後代竟以合祭為便安逸豫之身圖錮蔽執持牢不可破不特禮制就墮而人主敬

天之意荒矣莽不足責東京創制之君臣能不任其咎耶有天下者當以經術爲重矣

漢舊儀祭天紫壇幄幃高皇帝配天居堂下西向紺帷帳紺席鉤命決曰自外至者無主不止自內出者無匹不行祭天養牛五歲至三千觔案記曰天地之牛角繭栗而此云五歲本志用犢是也

鄭興傳帝嘗問興郊祀事曰吾欲以讖斷之何如興對曰臣不爲讖帝怒曰卿之不爲讖非之耶興惶恐

曰臣于書有所未學而無所非也帝意乃解

樊脩傳永平元年拜長水校尉與公卿定郊祀禮儀
以讖記正五經異說

蔡邕傳初平二年六月地震董卓以問邕邕對曰地
動者陰盛侵陽臣下踰制之所致也前春郊天公奉
引車駕乘金華青蓋爪畫兩輜遠近以爲非宜卓於
是改乘皂蓋車

後漢書獻帝本紀建安元年正月癸酉郊祀上帝于安

邑大赦天下改元建安 七月丁丑車駕至洛陽郊祀

上帝大赦天下

禮儀志正月上丁祠南郊禮畢次北郊明堂高廟世祖

廟謂之五供 凡齋天地七日 大喪惟天郊越紼而

齋 正月天郊夕牲晝漏未盡十八刻初納夜漏未盡

八刻初納

千寶周官注曰納亨納牲將告殺謂向祭之晨也

進熟獻太祝送旋

皆就燎位宰祝舉火燔柴火然天子再拜興有司告事

畢

蔡邕禮樂志漢樂四品一曰大予樂典郊廟上陵殿
中諸食舉之樂郊樂易所謂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
之上帝周官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也

文獻通考馬氏曰西都所謂郊祀若雍五畤甘泉泰
一皆出于方士祈福之說而非有古人報本之意唯
武宣以求仙成帝以求嗣故三君親郊頗多而其清
心無求者則領之祠官修故事而已世祖置郊丘於
洛陽以高祖配祀始稍復古人祀天之制但范史紀
志不載親郊之歲月禮儀志云正月上丁祠南郊禮
畢次北郊明堂高廟世祖廟謂之五供豈每歲行之
耶祭祀志言二年初制郊采元始中故事按元始之
制嘗以歲孟春正月上辛若丁親郊祀天南郊以地
配冬至則使有司祭天神於南郊以高帝配夏至使

有司祭地祇於北郊以高后配然則天地之祭每歲
親祠者一命有司祭者二豈歲以爲常故不復紀述
乎

蕙田案東漢依元始故事歲凡三祭合祀天
地者一分祀天地者各一王莽所謂有合有
別也當時雖行合祭而分祭之禮固未嘗廢
後之主合祭者乃悍然以爲不必分祭是宗
王莽而又失之矣

右後漢郊禮

蜀志先主傳章武二年十月詔丞相諸葛亮營南北郊於成都

右蜀漢郊禮

魏志文帝本紀黃初二年春正月郊祀天地明堂
宋書禮志黃初二年正月郊祀天地明堂是時魏都洛
京而神祇兆域明堂靈臺皆因漢舊事

明帝太和元年正月丁未郊祀武皇帝以配天宗祀文
皇帝于明堂以配上帝是時二漢郊禋之制具存魏所

損益可知也

魏志明帝本紀景初元年冬十月乙卯營洛陽南委粟
山爲圜丘十二月壬子冬至始祀詔曰昔漢氏之初承
秦滅學之後採摭殘缺以備郊祀自甘泉后土雍宮五
時神祇兆位多不經見並以興廢無常一彼一此四百
餘年廢無禘禮古代之所更立者遂有闕焉曹氏繫世
出自有虞氏今祀圜丘以始祖帝舜配號圜丘曰皇皇
帝天方丘所祭曰皇皇后地以舜妃伊氏配天郊所祭

曰皇天之神以太祖武皇帝配地郊所祭曰皇地之祇以武宣皇后配宗祀皇考高祖文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十二月壬子冬至始祀皇皇帝于圜丘以有虞帝舜配

文獻通考馬氏曰此以郊與圜丘爲二處用鄭玄之說其時康成所注二禮方行王子雍雖著論以攻之而人未宗其說然魏晉而後有天下者多起自匹夫其祖父未有可以配天之功德非如虞夏四代之比

而康成之所謂配天者以爲周祀天於圜丘以鬯配
謂之禘祀五帝於郊以稷配謂之郊又祀五帝及五
人帝於明堂以文王配謂之祖祀五神於明堂以武
王配謂之宗此三祭者必皆有祖考可配而後可以
舉事是以魏文帝之時有郊祀而未有祖配直至明
帝時復遠取舜以配圜丘然後以武帝配郊以文帝
配明堂蓋拘於康成支離之說是以配天之祀必俟
奕世之後又復上取之遙遙華胄以足之然後可以

行禮耳

蕙田案鄭氏所立天之名號非一然並無皇
皇帝天皇后地之號魏氏用鄭玄之說爲
二天二地而所立名字又不經若此異哉

魏志蔣濟傳初侍中高堂隆論郊祀事以魏爲舜後推
舜配天濟以爲舜本姓嬀其後曰田非曹之先以追詰
隆

注濟立郊議稱曹騰碑文云曹氏族出自邾魏武作

家傳自云曹叔振鐸之後故陳思王作武帝誄曰於
穆武王胄稷允周魏非舜後而橫祀非族降黜太祖
不配正天皆為謬妄又難鄭玄注祭法云有虞以上
尚德自夏以下稍用其姓氏濟曰夫蚪龍神於獺獺
自祭其先不祭蚪龍也麒麟白虎仁於豺獺自祭其
先不祭麒麟也如玄之說有虞以上豺獺之不若耶
蕙田案邾出陸終是為曹姓曹叔振鐸則為
姬姓碑文家傳自相背謬况騰本常侍嵩為

養子曹瞞傳言夏侯氏子雖無明証要之本
非曹姓又何足辨乎

通典高堂隆表云案古典可以武帝配天魚豢議昔后
稷以功配天漢出自堯不以堯配天明不紹也且舜已
越數代武皇肇創洪業宜以配天

蕙田案通典言高堂隆表與蔣濟傳不合不
知何據豈武帝二字本作虞舜而刻本誤歟
魚豢議亦不見正史豢作魏略恐是著撰私

議非當官議禮之詞也

宋書禮志自正始以後終魏代不復郊祀

右魏郊禮

宋書禮志孫權始都武昌及建業不立郊兆至末年太元元年十一月祭南郊其地今秣陵縣南十餘里郊中是也

三國志吳主傳注江表傳曰羣臣以權未郊祀奏議曰頃者嘉瑞屢徵遠國慕義天意人事前後備集宜修郊

祀以承天意權曰郊祀當於土中今非其所於何施此
重奏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王者以天下為家昔周文
武郊於鄠鎬非必土中權曰武王伐紂即阼於鎬京而
郊其所也文王未為天子立郊於鄠見何經典復奏曰
伏見漢書郊祀志匡衡奏徙甘泉河東郊於鄠權曰文
王性謙讓處諸侯之位明未郊也經傳無明文匡衡俗
儒意說非典籍正義不可用也

志林曰吳主糾駁郊祀之奏追貶匡衡謂之俗儒凡
在見者莫不慨然以為統盡物理達于事宜至于稽

之典籍乃更不通毛氏之說云堯見天因郅而生后稷故國之於郅命使事天故詩曰后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言自后稷以來皆得祭天猶魯人郊祀也是以棧樸之作有積燎之薪文王郊鄴經有明文匡衡豈俗而枉之哉文王雖未為天子然三分天下而有二伐崇戡黎祖伊奔告天既棄殷乃眷西顧泰伯三讓以有天下文王為王於義何疑然則匡衡之奏有所未盡按世宗立甘泉汾陰之祠皆出方士之言非據經典者也方士以甘泉汾陰黃帝祭天地之處故孝武因之遂立二時漢治長安而甘泉在北謂就乾位而衡云武帝居甘泉祭于南宮此既誤矣祭汾陰在水之睢呼為澤中而衡云東之少陽失其本意此自吳事於傳無非恨無辨正之辭故矯之云

蕙田案志林之言過矣后稷肇祀何必郊壇

之祀薪之樵之何關燔燎之薪皆經無明文而強爲牽合者也且權果自比文王則猶漢之方伯何以告天即位既云歷數在躬則猶周之鎬京何以必擇土中其說本爲純繆但山陽未崩而黃龍改號權之僭妄內懷不安郊祀不舉猶可謂一隙之明奈何反以相訾議乎

宋書禮志何承天曰案權建號繼天而郊享有闕固

非也末年雖一南郊而遂無北郊之禮環氏吳紀權
思崇嚴父配天之義追上父堅尊號為吳始祖如此
說則權末年所郊堅配天也權卒後三嗣主終吳世
不郊祀則權不享配帝之禮矣

右吳郊禮

晉書武帝本紀泰始二年春二月丁丑郊祀宣皇帝以
配天冬十一月并園丘方丘于南北郊二至之祀合于
二郊

宋書禮志晉武帝泰始二年詔定郊祀羣臣議五帝即天也王氣時異故殊其號雖名有五其實一神明堂南郊宜除五帝之坐從之二月丁丑郊祀宣皇帝以配天十一月有司又議奏古者丘郊不異宜并園丘方澤於南北郊更修立壇兆其二至之祀合於二郊帝又從之一如宣帝所用王肅議也是月冬至帝親祠園丘於南郊自後園丘方澤不別立

文獻通考按以園丘即郊五帝同一天王肅之說武帝肅外孫也故祀禮從其說

蕙田案王鄭說郊不同斷以王氏之說爲是
泰始所行後世所可法也

圖書集成案晉起居注曰武帝太始元年十二月太常
諸葛緒上言知士祭酒劉喜等議帝王各尊其祖所自
出大晉禮天郊當以宣皇帝配地郊宣皇后配明堂以
景皇帝文皇帝配博士宣兆議禮王者郊天以其祖配
周公以后稷配天于南郊以文王配五精上帝于明堂
經典無配地文魏以先后配不合禮制周配祭不及武

王禮制有斷今晉郊天宜以宣皇帝配明堂宜以文皇帝配有司奏太晉初建庶事未定且如魏詔郊天大事速議爲定

晉書樂志泰始二年詔郊祀明堂禮樂權用魏儀遵周室肇稱殷禮之義但改樂章而已使傅玄爲之詞

祀天地五郊夕牲歌 天命有晉穆穆明明我其夙夜祇事上靈常于時假迄用其成於薦玄牡進夕其牲崇德作樂神祇是聽

祀天地五郊迎送神歌

宣文烝哉日靖四方永言

保之夙夜匪康光天之命上帝是皇嘉樂殷薦靈祚
景祥神祇降假享福無疆

饗天地五郊歌

天祚有晉其命惟新受終于魏奄

有黎民燕及皇天懷和百神丕顯遺烈之德之純享
其玄牡式用肇禋神祇來格福祿是臻時邁其猶昊
天子之祐享有晉兆庶戴之畏天之威敬授人時不
顯不承於猶繹思皇極斯建庶績咸熙庶幾夙夜惟

晉之祺宣文惟后克配彼天撫寧四海保有康年於
乎緝熙肆用靖民爰立典制爰修禮紀作民之極莫
匪資始克昌厥後永言保之

天郊饗神歌 整泰壇禮皇神精氣感百靈賓蘊朱
火燎芳薪紫烟遊冠青雲神之體靡象形曠無方幽
以清神之來光景昭聽無聞視無兆神之至舉歆歆
靈爽協動余心神之坐同歡娛澤雲翔化風舒嘉樂
奏文中聲八音諧神是聽咸絜齊並芬芳烹牲享

玉觴神悅饗歆禋祀祐大晉降繁祉作京邑廣四海
保天年窮地紀

宋書禮志太康三年正月帝親郊祀皇太子皇弟皇子
悉侍祠非前典也

十年十月詔曰孝經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
堂以配上帝而周官云祀天旅上帝又曰祀地旅四望
望非地則明堂上帝不得為天往者衆議除明堂上帝
攷之禮文正經不通且詩序曰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

推以配天宣帝以神武勦業既已配天復以先帝配天於義亦不安其復明堂及南郊五帝坐

摯虞議見明堂門

摯虞傳虞為光祿勳太常卿時懷帝親郊自元康以來不親郊祀禮儀弛廢虞考正舊典法物燦然

宋書禮志愍帝都長安未及立郊廟而敗

晉書禮志元帝渡江太興二年始議立郊祀儀尚書令刁協國子祭酒杜夷議宜須旋都洛邑乃修之司徒荀組據漢獻帝都許即便立郊自宜於此修奉驃騎王尊

僕射荀崧太常華恒中書侍郎庾亮皆同組議事遂施行立南郊於巳地其制度皆太常賀循所定多依漢及晉初之儀三月辛卯帝親郊祀享配之禮一依武帝始郊故事是時尚未立北壇地祇衆神共在天郊

明帝本紀太寧三年秋七月詔曰郊祀天地帝王之重事自中興以來惟南郊未曾北郊四時五郊之禮都不復設五嶽四瀆名山大川載在祀典應望秩者悉廢而未舉主者其依舊詳處

禮志成帝咸和八年正月制天郊則五帝之佐日月五星二十八宿文昌北斗三台司命軒轅后土泰一天一太微鉤陳北極雨師雷電司空風伯老人凡六十二神從祀

康帝建元元年正月辛未南郊帝親奉

顧和傳康帝即位將祀南北郊和議以爲車駕宜親行帝從之

通典祝文稱嗣天子臣某

晉書王彪之傳時當南郊簡文帝爲撫軍執政訪彪之應有赦不答曰中興以來郊祀往往有赦愚意常謂非宜何者黎庶不達其意將謂郊祀必赦凶愚之輩復生心于僥倖矣遂從之

蕙田案彪之論郊不宜赦誠爲正當

禮志安帝元興三年劉裕討桓玄走之己卯告義功於南郊是年帝蒙塵江陵未反其明年應郊朝議以爲宜依周禮宗伯攝三公行事尚書左丞王納之獨曰郊天

極尊非天子不祀無使皇興不得親奉從之

宋書禮志孝武帝太元十二年詔議郊祀祠部郎徐邈議園丘郊祀經典無二宣皇帝嘗辨斯義而檢以聖典爰及中興備加研極以定南北二郊誠非異學所可輕改也謂仍舊爲安

晉書禮志郊廟牲幣璧玉之色雖有成文秦世多以騶駒漢則但云犢未辨其色江左南北郊同用玄牲

惠田案晉書載記中于劉曜記其冒頓配天

元海配上帝于石勒記其南郊有白氣自壇
屬天于苻堅記其起明堂繕南北郊以其祖
洪配天伯健配上帝于慕容超記其南郊將
登壇有獸如馬狀類鼠色赤集于園丘之側
須臾大風天地盡昏行宮羽儀皆振裂于赫
連勃勃記其刻石頌功德有云廣五郊之義
尊七廟之制僭制紛然並登簡冊其尤甚者
列傳末卷桓玄篡位詳錄燎祭告天之文張

昌畔逆亦存郊廟服色之制蓋史以紀事雖
逆節猶宜備書若禮以行義非正典不容濫
及今並從削黜其明堂宗廟社稷倣此

右晉郊禮

宋書武帝本紀永初二年春正月辛酉祠南郊大赦天
下

少帝紀永初三年五月癸亥即皇帝位秋九月丁未有
司奏武皇帝配南郊武敬皇后配北郊明年正月己亥

改元景平辛巳祀南郊

禮志永初三年九月司空羨之尚書令亮等奏曰臣聞
崇德明祀百王之令典憲章天人自昔之所同雖因革
殊時質文異世所以本情篤教其揆一也伏惟高祖武
皇帝允協靈祇有命自天宏日靖之勤立蒸民之極帝
遷明德光宅八表太和宣被元化遐通陛下以聖哲嗣
徽道孚萬國祭禮久廢思光鴻烈享帝嚴親今實宜之
高祖武皇帝宜配天郊至於地祇之配雖禮無明文先

代舊章每所因循魏晉故典足為前式謂武敬皇后宜配北郊蓋述懷以追孝躋聖敬於無窮對越兩儀允洽幽顯者也明年孟春有事於二郊請詳依舊典詔可

文帝本紀元嘉二年正月丙寅車駕祠南郊大赦 四年正月辛巳車駕親祠南郊 六年正月辛丑車駕親祠南郊 十二年正月辛未車駕親祠南郊 十四年正月辛卯車駕親祠南郊大赦

樂志元嘉二十二年南郊始設登歌詔御史中丞顏延

之造歌詩

天地郊夕牲歌

夬威寶命嚴恭帝祖表海內岱系

唐胄楚靈鑑濬文民屬敵武奄受敷錫宅中拓宇巨
地稱皇罄天作主月竈來賓日際奉土開元首正禮
交樂舉六典聯事九官列序有牲在滌有潔在俎以
薦王衷以答神祐

天地郊迎送神歌

維聖饗帝維孝饗親皇乎備矣

有事上春禮行宗祀敬達郊禋金枝中樹廣樂四陳

陟配在京降德在民奔精照夜高燎煬晨陰明浮爍
沈崇深淪告成大報受釐元神月御按節星驅扶輪
遙興遠駕燿燿振振

天地饗神歌 營泰時定天衷思心獻謀筮從建表
蒞設郊宮田燭置權火通歷元旬律首吉飾紫壇坎
列室中星兆六宗秩乾宇宴地區謚大孝昭祭禮供
牲日展盛自躬具陳器備禮容形舞綴被歌鐘望帝
閭聳神蹕靈之來辰光溢潔粢酌娛太一明燁夜華

哲日裸既始獻又終煙薌鬯報清宮饗宋德胙王功
休命永福履充

文帝本紀二十六年正月辛巳車駕親祠南郊

孝武帝本紀孝建元年正月己亥朔車駕親祠南郊改
元大赦

禮志孝建二年正月庚寅有司奏今月十五日南郊尋
舊儀廟祠至尊親奉以太尉亞獻南郊親奉以太常亞
獻又廟祠行事之始以酒灌地送神則不灌而郊初灌

同之於廟送神又灌議儀不同於事有疑輒下禮官詳
正太學博士王祀之議案周禮大宗伯以吉禮事鬼神
祇禋祀昊天則今太常是也以郊天太常亞獻又周禮
外宗云王后不與則贊宗伯鄭玄云后不與祭宗伯攝
其事又說云君執圭瓚裸尸大宗伯執璋瓚亞獻中代
以來后不廟祭則應依禮大宗伯攝亞獻也而今以太
尉亞獻鄭注禮月令云三王有司馬無太尉太尉秦官
也蓋世代彌久宗廟崇敬攝后事重故以上公亞獻又

議履時之思情深於霜露室戶之感有懷於容聲不知
神之所在求之不以一處鄭注儀禮有司云天子諸侯
祭於祊而繹繹又祭也今廟祠闕送神之祿將移祭於
祊繹明在於留神未得而殺禮郊廟祭殊故灌送有異
太常丞朱膺之議案周禮大宗伯使掌典禮以事神爲
上職總祭祀而昊天爲首今太常即宗伯也又袁崧
漢百官志云郊祀之事太尉掌亞獻光祿掌三獻太常
每祭祀先奏其禮儀及行事掌贊天子無掌獻事又賀

循制太尉由東南道升壇明此官必預郊祭古禮雖由宗伯然世有因革上司亞獻漢儀所行愚謂郊祀禮重宜同宗廟且太常既掌贊天子事不容兼又尋灌事禮記曰祭求諸陰陽之義也殷人先求諸陽樂三闋然後迎牲則殷人後灌也周人先求諸陰灌用鬯達於淵泉既灌然後迎牲則周人先灌也此謂廟祭非謂郊祠案周禮天官凡祭祀贊王裸將之事鄭注云裸者灌也唯人道宗廟有灌天地大神至尊不灌淵儒注義炳然明

審謂今之有濯相承爲失則宜無濯詔可

孝武帝本紀孝建三年正月辛丑車駕親祀南郊

大明二年正月辛亥車駕祠南郊

禮志大明二年正月丙午朔有司奏今月六日南郊輿
駕親奉至時或雨魏世值雨高堂隆謂應更用後辛晉
代顧和亦云更擇吉日徐禪云晉武之世或用丙或用
己或用庚使禮官議正并詳若得遷日應更告廟與不
博士王燮之議稱遇雨遷郊則先代成議禮傳所記卒

日有徵郊特牲曰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鄭玄
注曰三王之郊一用夏正用辛者取其齋戒自新也又
月令曰乃擇元辰祈穀於上帝注曰元日謂上辛郊祭
天也又春秋載郊有二成十七年九月辛丑郊公羊曰
曷用郊用正月上辛亥元年四月辛巳郊穀梁曰自正
月至於三月郊之時也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如
不從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如不從以二月下辛卜
三月上辛以斯明之則郊祭之禮未有不用辛日者也

晉代或丙或巳或庚並別有義武帝以十二月丙寅南郊受禪斯則不得用辛也又泰始二年十一月巳卯始并圜丘方澤二至之祀合于二郊三年十一月庚寅冬至祠天郊於圜丘是猶用圜丘之禮非專祈穀之祭故又不得用辛也今之郊享既行夏時雖得遷郊謂宜猶必用辛也徐禪所據或為未宜又案郊特牲曰受命於祖廟作龜於禰宮鄭玄注曰受命謂告之退而卜也則告義在郊非謂告日今日雖有遷而郊禮不異愚謂不

宜重生曹郎朱膺之議案先儒論郊其議不一周禮有冬至日圜丘之祭月令孟春有祈穀於上帝鄭氏說圜丘祀昊天上帝以帝嚳配所謂禘也祈穀祀五精之帝以后稷配所謂郊也二祭異時其神不同諸儒云圜丘之祭以后稷配取其所在名之曰郊以形體言之謂之圜丘名雖有二其實一祭晉武捨鄭而從諸儒是以郊用冬至日既以至日理無常辛然則晉代中原不用辛日郊如徐禪議也江左以來皆用正月當以傳云三王

之郊各以夏正晉不改正朔行夏之時因以首歲不以
冬日皆用上辛近代成典也夫祭之禮過時不舉今在
孟春郊時未過值雨遷日於禮無違既以告日而行事
不從禋祀重敬謂宜更告高堂隆云九日南郊十日北
郊是為北郊可不以辛也尚書何偃議鄭玄注禮記引
易說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周禮凡國大事多用正歲左
傳又啟蟄而郊則鄭之此說誠有據矣衆家異議或云
三王各用其正郊天此蓋曲學之辨於禮無取固知穀

梁三春皆可郊之月真所謂膚淺也然用辛之說莫不
必同晉郊庚巳參差未見前徵愚謂宜從晉遷郊依禮
用辛右丞徐爰議以爲郊禮用辛有礙遷日禮官祠曹
攷詳已備何偃據禮不應重告愚情所同尋告郊尅辰
於今宜改告事而已次辛十日居然展齋養牲在滌無
緣三月謂毛血告牲之後雖有事礙便應有司行事不
容遷郊參議宜依經遇雨遷用後辛不重告若殺牲薦
血之後值雨則有司行事詔可

蕙田案遇雨遷郊于禮無徵因遷重告尤為煩瀆不遷不告自是正誼郊以至日理無常幸語尤破的又案參觀紀志所載是年正月丙午朔辛亥正六日也蓋是日實不值雨故得親奉成禮徐爰議云遇雨遷用後辛若殺牲薦血之後值雨則有司行事明是懸擬之詞並非事實通志撮此二語直云遂遷日有司行事以本日親奉之祭指為遷日而又

不親奉誤矣

大明三年九月尚書右丞徐爰議郊祀之位遠古蔑聞
禮記燔柴於大壇祭天也兆於南郊就陽位也漢初甘
泉河東裡埋易位終亦徙於長安南北光武紹祚定二
郊洛陽南北晉代過江悉在北及郊兆之議紛然不一
又南出道狹未議開闡遂於東南已地創立丘壇皇宋
受命因而弗改且居民之中非邑外之謂今聖圖重造
舊章畢新南驛開塗陽路脩遠謂宜移郊正午以定天

位博士司馬興之傳郁太常丞陸澄並同爰議乃移郊
兆於秣陵牛頭山西正在宮之午地

孝武帝本紀大明四年正月辛未車駕祀南郊 六年
正月辛卯車駕親祀南郊

禮志明帝泰始二年十一月辛酉詔曰朕載新寶命仍
離多難戎車遄駕經略務殷禋告雖備弗獲親祀今九
服既康百祀咸秩宜聿遵前典郊謁上帝有司奏檢未
有先准黃門侍郎徐爰議虞稱肆類殷述昭告蓋以創

世成功德盛業遠開統肇基必享上帝漢魏以來率遵
斯典謹尋晉武郊以二月晉元禪以三月有非常之慶
必有非常之典不得拘以常祀限以正月上辛愚謂宜
下史官考擇十一月嘉吉車駕親郊奉謁昊天上帝高
祖武皇帝配饗其餘祔食不關今祭詔可

明帝本紀泰始四年正月己未車駕親祠南郊大赦

六年正月乙亥初制間二年一祭南郊間一年一祭明

堂

禮志世祖崩前廢帝即位以郊舊地為吉祥移還本處
後廢帝紀元徽三年正月辛巳車駕親祠南郊明堂

禮志南郊皇帝散齋七日致齋三日官掌清者亦如之
致齋之朝御太極殿幄坐著絳紗襪黑介幘通天金博
山冠先郊日未晡五刻夕牲公卿京兆尹衆官悉壇東

就位太祝吏牽牲入到榜稟犧令跪白請省牲舉手曰
臚太史令繞牲舉手曰充太祝令牽牲詣庖以二陶豆
酌毛血其一奠皇天神座前其一奠太祖神座前郊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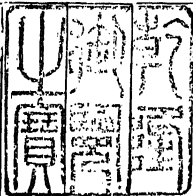
日未明八刻太祝令進饌郎施饌牲用繭栗二頭羣神用牛一頭醴用秬鬯藉用白茅玄酒一器器用匏陶以瓦樽盛酒瓦圻斟酒璧用蒼玉蒯席各二不設茵蓐古者席蓆晉江左用蒯車駕出百官應齋及從駕填街先置者各隨申攝從事上水一刻御服龍袞平天冠升金根車到壇東門外博士太常引入到黑攢太祝令跪執匏陶酒以灌地皇帝再拜興羣臣皆再拜伏治禮曰興博士太常引皇帝至南階脫舄升壇詣壘盥黃門侍郎

洗爵跪授皇帝執樽郎授爵酌秬鬯授皇帝跪奠皇天
神座前再拜興次詣太祖配天神座前執爵跪奠如皇
天之禮南面北向一拜伏太祝令各酌福酒合置一爵
中跪進皇帝再拜伏飲福酒訖博士太常引帝從東階
下還南階謁者引太常升壇亞獻謁者又引光祿升壇
終獻訖各降階還本位太祝送神跪執匏陶酒以灌地
興直南行出壇門治禮舉手白羣臣皆再拜伏皇帝盤
治禮曰興博士跪曰祠事畢就燎博士太常引皇帝就

燎位當壇東階皇帝南向立太祝令以案奉玉璧牲醴
爵酒黍飯諸饌物登柴壇施設之治禮舉手曰可燎三
人持火炬上火發太祝令等各下壇壇東西各二十人
以炬投壇火半柴傾博士仰白事畢皇帝出便坐解嚴
天子有故則三公行事而太尉初獻其亞獻猶終獻太
常光祿勳也自魏以來多使三公行事乘輿罕出矣魏
及晉初儀注雖不具存所損益漢制可知也江左以後
官有其注

蕙田案此篇所云蓋東晉至宋初舊禮至孝
建中則亞獻改用太尉而非太常矣降神不
以秬鬯灌矣以其無年次可編故宋志總載
于後非謂終宋代如此也讀者詳之

右宋郊禮



五禮通考卷七

按：本冊原書於抗戰播遷中曾遭水漬，致字跡模糊不清，茲雖力經描修版面，仍無法全復舊觀。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五禮通考卷八

詳校官監察御史_臣范宸

給事中_臣溫常綬覆勘

總校官進士_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_臣徐步雲

謄錄監生_臣王叔愚

欽定四庫全書

五禮通考卷八

刑部尚書秦蕙田撰

吉禮八

圜丘祀天

齊書禮志高帝建元元年七月有司奏郊殷之禮未詳
郊在何年復以何祖配郊殷復在何時未郊得先殷與
不議曹郎中裴昭明儀曹郎中孔暘議今年七月宜殷

祀來年正月宜南郊殿中郎司馬憲議南郊無配饗祠
如舊右僕射王儉議案禮記王制天子先祫後時祭諸
侯先時祭後祫春秋魯僖二年祫明年春禘自此以後
五年再殷禮緯稽命徵曰二年一祫五年一禘經記所
論禘祫與時祭其言詳矣初不以先殷後郊為嫌至於
郊配之重事由王迹是故杜林議云漢業特起不因緣
堯宜以高祖配天魏高堂隆議以舜配天蔣濟云漢時
奏議謂堯已禪舜不得為漢祖舜亦已禪禹不得為魏

之祖今宜以武皇帝配天晉宋因循即爲前式

蕙田案殷祭與郊自是兩事何先後之可議
裴孔得之王儉則仍讖緯之習詞稍支矣其
郊配之議則不可易

儉議又云郊日及牲色異議紛然郊特牲云郊之用辛
周之始郊也盧植云辛之為言自新絜也鄭玄云用辛
日者為人君當齋戒自新絜也漢魏以來或丁或巳而
用辛常多考之典據辛日為允郊特牲又云郊牲幣宜

以正色繆襲據祭法云天地駢犢周家所尚魏以建丑
爲正牲宜尚白白虎通曰三王祭天一用夏正所以然
者夏正得天之數也魏用異朔故牲色不同今大齊受
命建寅創歷郊廟用牲一依晉宋犧牲之色率由舊章
蕙田案郊日用辛較之或丁或巳固有據矣
但不知其爲祀天祈穀之日而非古人冬至
南郊之正也齊併二郊爲一祭用辛日子建
寅之月所謂義在報天事兼祈穀兩失之矣

建元二年春正月辛丑車駕親祀南郊

樂志建元二年有司奏郊廟雅樂歌辭舊使學士博士撰搜簡採用請敕外凡肄學者普令製立參議太廟登歌宜用司徒褚淵餘悉用黃門郎謝超宗辭超宗所撰多刪顏延之謝莊辭以為新曲備改樂名永明二年太子步兵校尉伏曼容上表宜集英儒刪纂雅樂詔付外詳竟不行

羣臣出入奏肅咸之樂 寅承寶命嚴恭帝緒奄受

敷錫升中拓宇亘地稱皇罄天作主月域來賓日際

奉土開元首正禮交樂舉六典聯事九官列序

此下除四

句皆

顏辭

牲出入奏引牲之樂 皇乎敬矣恭事上靈昭教國

祀肅肅明明有牲在滌有潔在俎以薦王衷以答神

祐

此上四句顏辭

陟配在京降德在民奔精望夜高燎佇晨

薦豆呈毛血奏嘉薦之樂 我恭我享唯孟之春以

孝以敬立我蒸民青壇奄靄翠幕端凝嘉俎重薦兼

籍再升設業設簋展容玉庭肇禋配祀克對上靈

此一

篇增損

謝辭

迎神奏昭夏之樂

惟聖饗帝唯孝饗親

此下除禮四句

行宗祀敬達郊禋金枝中樹廣樂四陳

此下除

月御案

節星驅扶輪遙興遠駕曜曜振振告成大報受釐元

神

皇帝入壇東門奏永至之樂 紫壇望靈翠幙佇神

率天奉贄罄地來賓神貺並介泯祗合祉恭昭鑒享

肅光孝祀威藹四靈洞曜三光皇德全備大禮流昌
皇帝升壇奏登歌辭 報唯事天祭實尊靈史正嘉
兆神宅崇禎五時昭鬯六宗彝序介丘望塵皇軒肅
舉

皇帝初獻奏文德宣烈之樂 營太時定天衷思心

緒謀筮從

此下除二句

田燭置燿火通大孝昭國禮融

此

句改餘皆顏辭此
下又除二十二句

次奏武德宣烈之樂 功燭上宙德耀中天風移九

域禮飾八埏四靈晨炳五緯宵明膺歷締運道茂前聲

太祖高皇帝配饗奏高德宣烈之樂

此章永明二年造奏尚書令王

辭儉

饗帝嚴親則天光大鳥奕前古榮鏡無外日月

宣華卿雲流靄五漢同休六幽咸泰

皇帝飲福酒奏嘉胙之樂

聖嘉禮承休錫盛德符

景緯昌華應帝策聖謨耀昌基融祉暉世歷聲正涵

月軌書文騰日迹寶瑞昭神圖靈貺流瑞液我皇崇

暉祚重芬冠往籍

送神奏昭夏之樂 薦饗洽禮樂該神娛展辰旆回
洞雲路拂璇階柴霽藹青霄開睟皇都顧玉臺留昌
德結聖懷

皇帝就燎位奏昭遠之樂 天以德降帝以禮報牲

樽俯陳柴幣仰燎事展司采敬達瑄籛煙贄青昊震
颺紫場陳馨示策肅志宗禋禮非物備福唯誠陳

皇帝還便殿奏休成之樂重奏 昭事上祀饗薦具

陳回鑾轉翠拂景翔宸綴縣敷暢鍾石昭融羽炫深
晷齋曠行風肆序輟度肅禮停文四金聳衛六馭齊
輪

禮志建元四年世祖即位其秋有司奏前代嗣位或因
前郊年或別始晉宋以來未有畫一今年正月己郊未
審明年應郊與否尚書令王儉議檢晉明帝太寧五年
南郊其年九月崩成帝即位明年改元即郊簡文咸安
二年南郊其年七月崩孝武即位明年改元亦郊宋文

帝元嘉三十年正月南郊其年二月崩孝武嗣位明年
改元亦郊此二代明例差可依倣祭酒張緒等並同詔
可

武帝本紀永明元年春正月辛亥車駕祀南郊大赦改
元

禮志永明元年當南郊而立春在郊後世祖欲遷郊尚
書令王儉啟案王肅曰周以冬至祭天於圜丘以正月
又祭天以祈穀祭法稱燔柴太壇則圜丘也春秋傳云

啟蟄而郊則祈穀也中朝省二丘以并二郊即今之郊
禮義在報天事兼祈穀既不全以祈農何必俟夫啟蟄
史官唯見傳義未達禮旨又尋景平元年正月三日辛
丑南郊其月十一日立春元嘉十六年正月六日辛未
南郊其月八日立春此復是近世明例不以先郊後春
為嫌若或以元日合朔為礙者則晉成帝咸康五年正
月一日加元服二日親祠南郊元服之重百僚備列雖
在致齋行之不疑今齋內合朔此即前准竊謂無煩遷

日從之

蕙田案王儉所云所謂調停之論也既不全以祈農則非月令元日之義何必俟夫啟蟄又非冬至報天之正意在遷就先郊後春不知適以彰其失也

永明二年祠部郎中蔡履議郊與明堂本宜異日漢東京禮儀志南郊禮畢次北郊明堂高廟世祖廟謂之五供蔡邕所據亦然近世存省故郊堂共日來年郊祭宜

有定準太學博士王祐議來年正月上辛宜祭南郊次
辛有事明堂後辛饗祀北郊兼博士劉蔓議漢元鼎五
年以辛已行事自後郊日略無違異元封元年四月癸
卯登封泰山坐明堂五年甲子以高祖配漢家郊祀非
盡天子之縣故祠祭之月事有不同後漢永平以來明
堂兆於國南而郊以上丁故供修三祀得并在初月雖
郊有常日明堂猶無定辰何則郊丁社甲有說則從經
禮無文難以意造是以必算良辰而不祭寅丑且禮之

奠祭無同共者唯漢以朝日合於報天爾若依漢書五
供便應先祭北郊然後明堂則是地先天食所未可也
兼太常丞蔡仲熊議鄭志云正月上辛祀后稷於南郊
還於明堂以文王配故宋氏創立明堂郊還即祭是用
鄭志之說也蓋為志者失非玄意也玄之言曰未審周
明堂以何月於月令則以季秋案玄注月令季秋大饗
帝云大饗徧祭五帝又云大饗於明堂以文武配其時
秋也去啟蟄遠矣又周禮大司樂凡大祭祀宿縣尋宿

縣之旨以日出行事故也若日闇而後行事則無假預
縣果日出行事何得方俟郊還東京禮儀志不記祭之
時日而志云天郊夕牲之夜夜漏未盡八刻進熟明堂
夕牲之夜夜漏未盡七刻進熟尋明堂之在郊前一刻
而進獻奏樂方待郊還魏高堂隆表九日南郊十日北
郊十一日明堂十二日宗廟案隆此言是審於時定制
是則周禮二漢及魏皆不共日矣禮以辛郊書以丁祀
辛丁皆合宜臨時詳擇太尉從事中郎顧憲之議春秋

傳以正月上辛郊祀禮記亦云郊之用辛尚書獨云丁
已用牲于郊先儒以為先甲三日辛後甲三日丁可以
接事天神之日後漢永平二年正月辛未宗祀光武皇
帝於明堂辛既是常郊之日郊又在明堂之前無容不
郊而堂則理應郊堂司徒西閤祭酒梁王議孝經鄭玄
注云上帝亦天別名如鄭肯帝與天亦言不殊近代同
辰良亦有據魏泰和元年正月丁未郊祀武皇帝以配
天宗祀文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此則已行之前準驍

騎將軍江淹議郊旅上天堂祀五帝非謂一日再黷之
謂無俟釐革尚書陸澄議遺文餘事存乎舊書郊宗地
近勢可共日不共者義在必異也元始五年正月六日
辛未郊高皇帝以配天二十二日丁亥宗祀孝文於明
堂配上帝永平二年正月辛未宗祀五帝於明堂光武
皇帝配章帝元和二年巡狩岱宗柴祭翌日祀五帝於
明堂柴山祀帝尚不共日郊堂宜異於例益明陳忠奏
事云延光三年正月十三日南郊十四日北郊十五日

明堂十六日宗廟十七日世祖廟仲遠五祀紹統五供
與忠此奏皆為相符高堂隆表二郊及明堂宗廟各一
日摯虞新禮議明堂南郊間三兆裡天享帝共日之證
也又上帝非天昔人言之已詳今明堂用日宜依古在
北郊後漢唯南郊備大駕自北郊以下車駕十省其二
今祀明堂不應大駕尚書郎王儉議前漢各日後漢亦
不共辰魏晉故事不辨同異宋立明堂唯據自郊徂宮
之義未達祀天旅帝之旨何者郊壇旅天甫自詰朝還

祀明堂便在日昃雖致祭有由而煩黷斯甚異日之議
於理為宏春秋感精符云王者父天母地則北郊之祀
應在明堂之先漢魏北郊亦皆親奉晉泰寧有詔未及
遵遂咸和八年甫得營繕太常顧和秉議親奉康皇之
世已經遵用宋氏因循未遑釐革今宜親祀北郊明年
正月上辛祀昊天次辛墜后土後辛祀明堂御並親奉
車服之儀率遵漢制南郊大駕北郊明堂降為法駕袞
冕之服諸祀咸用詔可

蕙田案祀天以冬至祈穀以孟春北郊以仲夏明堂以季秋禮有定期未有并于一時而兼及宗廟者漢時本無兩郊及明堂宗廟之禮而謬為五供之舉豈可據為典要而援議哉永明諸臣不求諸古而尋之非禮宜其聚訟紛紜毫無準則徒見嗤於後世爾

顧我鈞地天先食辨冬至祀天夏至祀地周禮之明文也解之者曰冬至一陽始生夏至一陰始生各迎其始而祀之此理之至當而無可疑者也後世不明禮意其改為合祭者失固不待言矣亦有分為南北

郊者則又改冬至為孟春遂使昊天祭有祈穀而無大報何歟其說以為地先天食理所不可而又援周正夏正之別以傳會之一若周人固有先後而後世之先後必不可以從周者甚矣其惑也夫冬至之日微陽始復積之丑月寅月而陽盛焉又進之卯辰巳三月而陽極焉則此微陽者固即來年之春夏所以生萬物長萬物者也至來年之夏至而一陰生焉是乃秋冬之所以遂萬物而成萬物也唯必迎其始以為敬故祭之乃在建寅正歲之前是則先之至也何反以為後乎一歲之有十二月也猶一日之有十二時也今將舉行大典則子夜而興昧爽而畢事論者不以為昨日之晚而皆知其為次日之早也何獨于冬至之為來歲始而疑之若夫三統之建子為天正丑為地正寅為人正固皆可以為歲首至于二十四氣之運行則無可改也周人建子豈不知夏之前冬之在後耶孔子言行夏之時但言歲首當從人

正耳天開于子之義千古所同行夏正者不得改之
為寅也不原制作之所以然而妄以一年之前後為
次於是正月圓丘五月方澤迎陰氣者乘其始生迎
陽氣者俟其大盛是為尊地而慢天也而反以先天
為敬豈
不悖哉

武帝本紀三年正月辛卯車駕祠南郊大赦 七年正
月辛亥車駕祠南郊大赦 九年正月辛丑車駕祠南
郊詔京師見囚繫詳量原遣

鬱林王本紀隆昌元年正月辛亥車駕祠南郊

禮志建武二年通直散騎常侍庾曇隆啟伏見南郊壇

員兆外內永明中起瓦屋形製宏壯檢案經史無所准
據尋周禮祭天於圜丘取其因高之義秦漢以來雖郊
祀參差而壇域中間並無更立宮室宋元嘉南郊至時
權作小陳帳以為退息太始薄加修廣永明初彌漸高
麗往年工匠遂啟立瓦屋前代帝皇豈于上天之祀而
昧營構所不為者深有情意至敬無文以素為貴竊謂
郊事宜擬休偃不俟高大以明謙恭肅敬之旨太學博
士賀瑒議周禮王旅上帝張彊案設皇邸國有故而祭

亦曰旅壇案以壇為牀於幄中不聞郊所置宮宇兼左丞王摛議掃地而祭於郊謂無築室之議並同雲隆驍騎將軍虞炎議以為誠慤所施止在一壇漢之郊祀饗帝甘泉天子自竹宮望拜息殿去壇場既遠郊奉禮畢旋幸於此瓦殿之與帷宮謂無簡格祠部郎李摛議周禮凡祭祀張其旅幕張尸次尸則有幄仲師云尸次祭祀之尸所居更衣帳也凡祭之文既不止於郊祀立尸之言理應關於宗廟古則張幕今也房省宗廟旅幕可

變為棟宇郊祀壇案何為不轉製檐甍雲隆議不行

祠部郎何佟之奏曰案周禮大宗伯以蒼璧禮天黃琮
禮地鄭玄又云皆有牲幣各倣其器之色如禮天圜丘
用玄犢禮地方澤用黃牲矣牧人云凡陽祀用騂牲陰
祀用黝牲鄭玄云騂赤黝黑也陽祀祭天南郊及宗廟
陰祀祭地北郊及社稷祭法云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
埋於泰圻祭地也用騂犢鄭云地陰祀用黝牲與天俱
用犢故連言之耳知此祭天地即南北郊矣今南北兩

郊同用玄牡又明堂宗廟社稷俱用亦有違昔典又鄭
玄云祭五帝於明堂勾芒等配食自晉以來并園丘於
南郊是以郊壇列五帝勾芒等今明堂祀五精更闕五
神之位北郊祭地祇而設重黎之坐二三乖舛懼虧盛
則前軍長史劉繪議語云犂牛之子驛且角雖欲勿用
山川其舍諸未詳山川合為陰祀不若在陰祀則與黜
乖矣終之又議周禮以天地為大祀四望為次祀山川
為小祀周人尚赤自四望以上牲色各依其方者以其

祀大宜從本也山川以下牲色不見者以其小從所尚也則論禮二說豈不合符參議為允從之

明帝本紀簡于出入竟不南郊

東昏侯本紀永元元年正月辛卯車駕祠南郊 三年

正月辛亥車駕祠南郊大赦

和帝本紀永元三年二月己巳羣臣上尊號立宗廟及南北郊

蕭穎胄傳梁王屢表勸和帝即尊號穎胄使別駕宗

史撰定禮儀于江陵立宗廟南北郊悉依建康

右齊郊禮

隋書禮儀志梁南郊為圜壇在國之南

高二丈七尺上徑十一丈下徑

十八丈其外再墻四門

常與北郊間歲正月上辛行事用一特牛

祀天皇帝於其上以皇考太祖文帝配禮以蒼璧制

幣

五方上帝五官之神太一天一日月五星二十八宿太微軒轅文昌北斗三台老人風伯司空雷電雨師

皆從祀其五帝二十八宿及風雨師等座有坎五帝亦如之餘皆平地

器以陶匏席用藁

結太史設燎壇於景地皇帝齋於萬壽殿乘玉輅駕以

行禮禮畢變服通天冠而還

樂志梁氏之初樂緣齊舊武帝素善鐘律詳悉舊事遂
自制定禮樂國樂以雅為稱取詩序云言天下之事形
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止乎十二則天數也乃去
階步之樂增撤食之雅焉衆官出入宋元徽三年儀注
奏肅咸樂齊及梁初亦同至是改為俊雅取禮記司徒
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也二郊太廟明堂三
朝同用焉皇帝出入宋孝建二年秋起居注奏永至齊

及梁初亦同至是改為皇雅取詩皇矣上帝臨下有赫也二郊太廟同用牲出入宋元徽二年儀注奏引牲齊及梁初亦同至是改為滌雅取禮記帝牛必在滌三月也薦毛血宋元徽三年儀注奏嘉薦齊及梁初亦同至是改為牲雅取春秋左氏傳牲牲肥腍也北郊明堂太廟並同用降神及迎送宋元徽三年儀注奏昭夏齊及梁初亦同至是改為誠雅取尚書至誠感神也皇帝飲福酒宋元徽三年儀注奏嘉祚至齊不改梁初改為永

祚至是改為獻雅取禮記祭統尸飲五洗玉爵獻卿古
之福酒亦古獻之義也北郊明堂太廟同用就燎位宋
元徽三年儀注奏昭遠齋及梁不改就埋位齊永明六
年儀注奏隸幽至是燎埋俱奏禋雅取周禮大宗伯以
禋祀祀昊天上帝也其辭並沈約所製

俊雅歌詩三曲四言 設官分職髦俊攸俟髦俊伊
何貴德尚齒唐乂咸事周寧多士區區衛國猶賴君
子漢之得人帝猷乃理 開我八襲闢我九重珩佩

流響纓紱有容袞衣前邁列辟雲從義兼東序事美
西雍分階等肅異列齊恭重列北上分庭異陞百
司揚職九賓相禮齊宋舅甥魯衛兄弟思皇藹藹羣
龍濟濟我有嘉賓實唯愷悌

皇雅三曲五言帝德實廣運車書靡不賓執瑁朝
羣后垂旒御百神八荒重譯至萬國婉來親華蓋
拂紫微勾陳統太一容裔被綬組參差羅罕畢星回
照以爛天行徐且謚清蹕朝萬寓端冕臨正陽青

絢黃金纓袞衣文繡裳既散華蟲采復流日月光

絳雅一曲四言 將修盛禮其儀孔熾有膺斯牲國

門是置不黎不瘠靡謗靡忌呈肌獻體永言昭事俯

休皇德仰綏靈志百福具膺嘉祥允洎駿奔伊在慶

覃遐嗣

牲雅一曲四言 反本興敬復古昭誠禮容宿設祀

事孔明華俎待獻崇碑麗牲充哉繭握肅矣簪纓其

膺既啟我豆既盈庖丁遊刃葛盧驗聲多祉攸集景

福來并

誠雅一曲三言

南郊降神用

懷忽慌瞻浩蕩盡誠潔致

虔想出杳冥降無象皇情肅具僚仰人禮盛神途敞
優明靈申敬饗感蒼極洞玄壤

誠雅一曲四言

南北郊明堂太廟送神同用

我有明德馨非稷

黍牲玉孔備嘉薦唯旅金懸宿設和樂具舉禮達幽
明敬行罇俎鼓鐘云送遐福是與

獻雅一曲四言

神宮肅肅天儀穆穆禮獻既同膺

此釐福我有馨明無愧史祝

禋雅一曲四言

就燎

紫宮昭煥太一微玄降臨下土

尊高上天載陳珪璧式備牲牷雲孤清引拘虞高懸
俯昭象物仰致高煙肅彼靈祉咸達皇虔

普通中薦蔬之後改諸雅歌勅蕭子雲製詞既無牲牢
遂省滌雅牲雅云

歷代名臣奏議天監元年時議又以為周禮云若樂六
變天神皆降神居上玄去還恍惚降則自至迎則無所

可改迎為降而送依前式又周禮云若樂八變則地祇皆出可得而禮地宜依舊名逆神並從之 初宋齊代

祀天地祭宗廟准漢祠太一后土盡用宮懸又太常任昉亦據王肅議云周官以六律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以和邦國以諧兆庶以安賓客以悅遠人是以謂六同一時皆作今六代舞獨分用之不厭人心遂依肅議祭祀郊廟備六代樂

梁書劉勰傳時七廟饗薦已用蔬果而二郊農社猶有

犧牲總乃表言二郊宜與七廟同改詔付尚書議依總所陳

蕙田案郊廟大典至無血食此不經之事有梁君臣其亦運會使然歟

禮儀志天監三年左丞吳操之啟稱傳云啟蟄而郊郊應立春之後尚書左丞何佟之議今之郊祭是報昔歲之功而祈今年之福故取歲首上辛不拘立春之先後周冬至於圜丘大報天也夏正又郊以祈農事故有啟

蟄之說自晉太始二年并園丘方澤同於二郊是知今之郊禮兼祈報不得限以一途也帝曰園丘自是祭天先農即是祈穀但就陽之位故在郊也冬至之夜陽氣起於甲子既祭昊天宜在冬至祈穀時可依古必須啟蟄在一郊壇分為二祭自是冬至謂之祀天啟蟄名為祈穀

蕙田案武帝此言乃得周禮之正然卒未嘗至日郊祭真所謂知之非艱者歟

何佟之又啟案鬯者盛以六彝覆以畫帛備其飾施之宗廟今南北二郊儀注有裸既乖尚質謂宜革變博士明山賓議以為表記天子親耕潔盛拒鬯以事上帝蓋明堂之裸耳郊不應裸帝從之又有司以為祀竟器席相承還庫請依典燒埋之佟之等議案禮祭器敝則埋之今一用便埋費而乖典帝曰薦藉輕物陶匏賤器方還付庫容復穢惡但敝則埋之蓋謂四時祭器耳自是從有司議燒埋之

蕙田案裸地所以求神于陰天神在上故無
裸袒乃八尊所用不必裸也何議是明山
賓謂袒事上帝為明堂之裸則謬矣上帝
即天郊既不裸明堂安得有裸其病正坐以
天與上帝為二仍注家之弊也

四年終之云周禮天曰神今天不稱神天攢題宜曰皇
天座又南郊明堂用沈香取本天之質陽所宜也帝從
之

梁書武帝紀四年正月戊申詔曰夫禋郊饗帝至敬攸
在致誠盡慤猶懼有違而往代多令宮人縱觀茲禮幃
宮廣設輜輶耀路非所以仰虔蒼昊昭感上靈屬車之
間見譏前世便可自今停止辛亥輿駕親祠南郊赦天
下

隋書禮儀志五年武帝明山賓稱伏尋制旨周以建子祀

天五月祭地殷以建丑祀天六月祭地夏以建寅祀天
七月祭地自頃代以來南北二郊同用夏正詔更詳議

山賓以為二儀並尊三朝慶始同以此日二郊為允并請迎五帝於郊皆以始祖配饗及郊廟受福唯皇帝再拜明上靈降祚臣下不敢同也詔並依議

七年帝以一獻為質三獻則文事天之道理不應然詔下詳議博士陸瑋明山賓禮官司馬襲以為宗祧三獻義兼臣下上天之禮主在帝王約理申義一獻為允自是天地之祭皆一獻始省太尉亞獻光祿終獻又太常丞王僧崇稱五祀位在北郊園丘不宜重設帝曰五行

之氣天地俱有故宜兩從崇又曰風伯雨師即箕畢星
矣而今郊祀箕畢二星復祭風伯雨師恐繁祀典帝曰
箕畢自是二十八宿之名風伯雨師自是箕畢星下隸
兩祭非嫌

梁書許懋傳宋齊舊儀郊天祀帝皆用袞冕至天監
七年懋始請造大裘

何允傳高祖遣領軍司馬王果宣旨諭意允因謂果
曰圜丘國郊舊典不同南郊祠五帝靈威仰之類圜

丘祠天皇帝北極大星是也往代合之郊丘先儒之巨失今梁德告始不宜遂因前謬卿宜詣闕陳之
蕙田案何允棲身巖穴而因使獻言其真篤守鄭學者也然終梁之世郊丘不分後且并南郊從祀而去之則武帝亦知允言之非矣
梁書武帝本紀天監八年正月辛巳興駕親祠南郊赦天下内外文武各賜勞一年

十年正月辛丑興駕親祠南郊大赦天下居局治事賜

勞二月

隋書禮儀志十一年太祝牒北郊止有一海及二郊相承用染俎盛牲素案承玉又制南北二郊壇下衆神之座悉以白茅詔下詳議八座奏禮云觀天下之物無可以稱其德則知郊祭為俎理不應染又藉用白茅禮無所出皇天大帝坐既用俎則知郊有俎義於是改用素俎并北郊置四海座五帝以下悉用蒲席藁薦并以素俎又帝曰禮祭月於坎良由月是陰義今五帝天神而

更居坎又禮云祭日於壇祭月於坎並是別祭不關在郊故得各從陰陽而立壇坎兆於南郊就陽之義居於北郊就陰之義既云就陽義與陰異星月與祭理不為坎八座奏曰五帝之義不應居坎良由齊代園丘小而且峻邊無安神之所今丘形既大易可取安請五帝座悉於壇上外域二十八宿及雨師等座悉傳為坎自是南北二郊悉無坎位矣

梁書武帝本紀十二年正月辛卯輿駕親祠南郊赦大

辟以下

天監十四年春正月辛亥輿駕親祠南郊詔曰朕恭祇
明祀昭事上靈臨竹宮而登泰壇服裘冕而奉蒼璧柴
望既升誠敬克展思所以對越乾元宏宣德教而缺於
治道政法多昧實行羣才用康庶績可班下遠近博採
英異若有確然鄉黨獨行州閭肥遯丘園不求聞達藏
器待時未加收採或賢良方正孝悌力田並即騰奏具
以名上當擢彼周行試以邦邑庶百司咸事兆民無隱

又世輕世重隨時約法前以勛墨用代重辟猶念改悔其路已壅並可省除十六年春正月辛未輿駕親祠南郊

隋書禮儀志十七年帝以威仰魄寶俱是天帝于壇則尊于下則卑且南郊所祭天皇其五帝別有明堂之祀不煩重設又郊祀二十八宿而無十二辰於義闕然于是南郊始除五帝祀加十二辰座與二十八宿各於其方而為壇

梁書武帝紀天監十八年春正月辛卯輿駕親祠南郊
孝悌力田賜爵一級

普通二年春正月辛巳輿駕親祠南郊詔曰凡民有單
老孤稚不能自存主者郡縣咸加收養贍給衣食每令
周足以終其身又于京師置孤獨園孤幼有歸華髮不
匱若終年命厚加料理尤窮之家勿收租賦夏四月乙
卯改作南北郊 三年八月作二郊及籍田畢班賜工
匠各有差 四年春正月辛卯輿駕親祀南郊大赦天

下應諸窮疾咸加賑卹并班下四方時理獄訟 六年
正月辛亥輿駕親祀南郊大赦天下

大通元年春正月辛未輿駕親祀南郊詔曰奉時昭事
虔薦蒼璧思承天德惠此下民凡因事去土流移他境
者並聽復宅業蠲役五年尤貧之家勿收三調孝悌力
田賜爵一級

中大通元年正月辛酉輿駕親祠南郊大赦天下孝悌
力田賜爵一級 三年正月辛巳輿駕親祠南郊大赦

天下孝悌力田賜爵一級 五年春正月辛卯興駕親
祠南郊大赦天下孝悌力田賜爵一級

大同二年六月詔曰南郊明堂陵廟等令與朝請同班
于事為輕可改視散騎侍郎 三年正月辛丑興駕親

祠南郊大赦天下孝悌力田賜爵一級 五年春正月

丁巳御史中丞參禮儀事賀琛奏今南北二郊及籍田
往還並宜御輦不復乘輅二郊請用素輦籍田往還乘
常輦皆以侍中陪乘停大將軍及太僕詔付尚書博議

施行改素輦名大同輦辛未車駕親祠南郊詔孝悌力
田及州閭鄉黨稱為善人者各賜爵一級 七年正月
辛巳車駕親祠南郊赦天下其有流移及失桑梓者各
還田宅蠲課五年

太清元年春正月辛酉輿駕親祠南郊詔曰天行彌綸
覆幬之功博乾道變化資始之德成朕沐浴齋宮虔恭
上帝祇事楨燎高燹太一大禮克遂感慶兼懷思與億
兆同其福惠可大赦天下尤窮者無出即年租調清議

禁錮並皆宥釋所討逋叛巧籍隱年閭丁匿口開恩百
日各令自首不問往罪流移他鄉聽復宅業蠲課五年
孝悌力田賜爵一級居局治事賞勞二年可班下遠近
博採英異或德茂州閭道行鄉邑或獨行特立不求聞
達咸使言上以時招聘

右梁郊禮

隋書禮儀志陳制亦以間歲正月上辛用特牛一祀天
地於南北二郊永定元年武帝受禪修南郊園壇高二

丈二尺五寸上廣十丈柴燎告天明年正月上辛有事南郊以皇考德皇帝配其餘準梁之舊

陳書高祖本紀永定二年春正月辛丑輿駕親祠南郊詔曰朕受命君臨初移星琯孟陬嘉月備禮泰壇景候昭華人祇允慶思令億兆咸與惟新且往代祆氛于今猶梗軍機未息徵賦咸繁事不獲已久知下弊言念黔黎無忘寢食夫罪無輕重已發覺未發覺在今昧爽以前皆赦除之西寇自王琳以下並許返迷一無所問近

所募義軍本擬西寇並宜解遣留家附業輒訂軍資未
送者並停元年軍糧逋餘者原其半州郡縣軍戍並不
得輒遣使民間務存優養若有侵擾嚴為法制

隋書禮儀志永定二年正月上辛有事南郊除十二辰
座加五帝位

文帝本紀天嘉元年春正月辛酉輿駕親祠南郊詔曰
朕式饗上玄虔奉牲玉高禋禮畢誠敬兼宏且陰靈浹
辰褰霽在日雲物韶朗風景清和慶動人祇忭流庶俗

思俾黎元同此多祜可賜民爵一級

天嘉三年春正月庚戌設帷宮於南郊幣告胡公以配
天辛亥輿駕親祠南郊詔曰朕負荷寶圖函回星炤兢
兢業業庶幾治定而德化不孚俗弊滋甚永言念之無
忘日夜陽和布氣昭事上帝躬奉牲玉誠兼享敬思與
黎元被斯寬惠可普賜民爵一級其孝悌力田別加一
等

隋書禮儀志文帝天嘉中南郊改以高祖配

太常卿許亨奏曰昔梁武帝云天數五地數五五行之
氣天地俱有故南北郊內並祭五祀臣案周禮以血祭
社稷五祀鄭玄云陰祀自血起貴氣臭也五祀五官之
神也五神主五行隸于地故與埋沈醢辜同為陰祀既
非煙柴無關陽祭故何休云周爵五等者法地有五行
也五神位在北郊園丘不宜重設制曰可 又奏曰梁
武帝議箕畢自是二十八宿之名風師雨師自是箕畢
下隸非即星也故郊雩之所皆兩祭之臣案周禮大宗

伯之職云禋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鄭衆云風師箕也雨師畢也詩云月離于畢俾滂沱矣如此則風伯雨師即箕畢星矣而今南郊祀箕畢二星復祭風伯雨師恐乖祀典制曰若郊設星位任即除之 亨又奏曰梁

儀注曰一獻為質三獻為文事天之事故不三獻臣案周禮司樽所言三獻施於宗祧而鄭注一獻施於羣小祀今用小祀之禮施於天神大帝梁武此義為不通矣且樽俎之物依於質文拜獻之禮主於虔敬今請凡郊

丘祀事準於宗祧三獻為允制曰依議

廢帝紀光大元年正月辛卯輿駕親祠南郊

隋書禮儀志宣帝即位以南北二郊卑下更議增廣久而不決至太建十一年尚書祠部郎王元規議曰案前漢黃圖上帝壇徑五丈高九尺后土壇方五丈高六尺梁南郊壇上徑十一丈下徑十八丈高二丈七尺北郊壇上方十丈下方十二丈高一丈即日南郊壇廣十丈高二丈二尺五寸北郊壇廣九丈三尺高一丈五寸今

議增南郊壇上徑十二丈則天大數下徑十八丈取於三分益一高二丈七尺取三倍九尺之堂北郊壇上方十丈以則地義下方十五丈亦取二分益一高一丈二尺亦取二倍漢家之數禮記云為高必因丘陵為下必因川澤因名山升中于天因吉土饗帝于郊周官云冬至祀天於地上之圜丘夏日至祭地於澤中之方丘祭法云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記云至敬不壇掃地而祭於其質也以報覆燾持載之功爾

雅亦云丘言非人所造為古圓方兩丘並因見有而祭
本無高廣之數後世隨事遷都而建立郊禮或有地吉
而未必有丘或有見丘而不必廣絜故有築建之法而
制丈尺之儀愚謂郊祀事重圓方二丘高下廣狹既無
明文但五帝不相沿三王不相襲今謹述漢梁并即日
三代壇不同及更增修丈尺如前聽旨詔遂依用

陳書姚察傳遷尚書祠部侍郎此曹職司郊廟昔魏王
肅奏祀天地設宮縣之樂八佾之舞爾後因循不革梁

武帝以為事人禮縟事神禮簡古無宮縣之文陳初承用莫有損益高宗欲設備樂立義以梁武帝為非時朝端在位咸希上旨察乃博引經籍獨違羣議據梁樂為是當時莫不慙服

隋書音樂志陳初並梁樂

陳書宣帝紀大建三年正月辛酉輿駕親祠南郊 五年正月辛巳輿駕親祠南郊 七年正月辛未輿駕親祠南郊

隋書禮儀志後主嗣立無意典禮之事加舊儒碩學漸以凋喪至於朝亡竟無改作

右陳郊禮

魏書樂志天興元年冬詔尚書吏部郎鄧淵定律呂協音樂孟秋祀天西郊兆內壇西備列金石樂具皇帝入兆內行禮咸奏舞八佾之舞

太祖本紀天興二年春正月甲子初祠上帝于南郊以始祖神元皇帝配降壇視燎成禮而反

禮志為壇通四陞為壇埒三重天位在其上南面神元
西面五精帝在壇內壇內四帝各於其方一帝在未日
月五星二十八宿天一太一北斗司中司命司祿司民
在中壇內各於其方其餘從食者合一千餘神餽在外
壇內藉用藁秸玉用四珪幣用束帛牡用黝犢器用陶
匏上帝神元用犢各一五方帝共用犢一日月等共用
牛一祭畢燎牲體左于壇南已地從陽之義明年正月
辛酉郊天其後冬至祭上帝于圜丘夏至祭地于方澤

用牲幣之屬與二郊同

樂志太祖初冬至祭天于南郊圜丘樂用皇矣奏雲和之舞事訖奏維皇將燎

初侍中崔光臨淮王彧並為郊廟歌辭而迄不施用樂人傳習舊曲加以訛失了無章句後太樂令崔九龍條記上之樂署今見傳習其中復有所遺至于古雅尤多亡矣

太祖本紀天賜二年夏四月車駕有事于西郊車旗盡

黑

禮志天賜二年夏四月復祀天于西郊為方壇一置木主七于上東為二陛無等周垣四門門各依其方色為名牲用白犢黃駒白羊各一祭之日帝御大駕百官及賓國諸部大人畢從至郊所帝立青門內近南壇西內朝臣皆位于帝北外朝臣及大人咸位于青門之外后率六宮從黑門入列於青門內近北並西面廩犧令掌牲陳于壇前女巫執鼓立於陛之東西面選帝之十族

子弟七人執酒在巫南西面北上女巫升壇搖鼓帝拜
后肅拜百官內外盡拜祀訖復拜拜訖乃殺牲執酒七
人西向以酒灑天神主復拜如此者七禮畢而返自是
之後歲一祭

蕙田案歷代郊祀雖變更非一而帝后同拜
則未之聞也然非禮之禮其來有自既可神
祇共席夫婦同牢則內外躬親奚而不可故
岷江始以濫觴豫章生乎兩葉引而伸之觸

類而長之斯亦猶合祭並配之旨已

延興二年六月顯祖以西郊舊事歲增木主七易代則更兆其事無益于神明乃革前儀定制主七立碑於郊所

高祖本紀太和十年四月甲子帝初以法服御輦祀于西郊冬十月癸酉有司議依故事配始祖于南郊

十二年閏月甲子帝觀築園丘于南郊十三年正月

辛亥車駕有事于園丘于是始備大駕十五年八月

壬辰議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之禮帝親臨決

禮志高閣請依先別處六宗之祀總為一祀而祭之帝
曰詳定朝令祀為事首朕躬覽尚書之文稱肆類于上
帝禋于六宗文相連屬理似一事上帝稱肆而無禋六
宗言禋而不別其名以此推之上帝六宗當是一時之
祀非別祭之名肆類非獨祭之月禋禋非他祀之用六
宗者必是天皇大帝及五帝之神明矣禋是祭帝之事
故稱禋以關其他故稱六以證之然則肆類上帝禋于

六宗一祭也互舉以成之今祭圜丘五帝在焉其牲幣俱禋故稱肆類上帝禋于六宗一祀而六祀備焉六祭既備無煩復別立六宗之位便可依此附令永為定法

蕙田案以六宗為祀天亦是創見

高祖本紀太和十六年正月辛酉始以太祖配南郊

三月辛酉省西郊郊天雜事 十八年三月罷西郊祭

天

禮志太和十九年十一月庚午帝幸委粟山議定圜丘

己卯帝在合溫室引咸陽王禧司空公穆亮吏部尚書
任城王澄及議禮之官詔曰朝集公卿欲論圜丘之禮
今短晷斯極長日方至案周官祀昊天上帝于圜丘禮
之大者而漢禮有參差魏晉猶亦未一我魏氏雖上參
三皇下考叔世近代都祭圜丘之禮復未考周官為不
刊之法今以此祭圜丘之禮示卿等欲與諸賢考之厥
衷帝曰夕牲之禮無可依準近在代都已立其議殺牲
裸神誠是一日之事終無夕而殺牲待明而祭員外散

驍常侍劉芳對曰臣謹案周官牧人職正有夕展牲之禮實無殺牲之事祕書令李彪曰夕不殺牲誠如聖旨未審告廟以不臣聞魯人將有事于上帝必先有事于泮宮注曰先人以此推之應有告廟帝曰卿言有理但朕先以郊配意欲廢告而卿引證有據當從卿議帝又曰圜丘之牲色無常準覽推古事乖互不一周家用騂解言是尚晉代靡知所據舜之命禹悉用堯辭復言玄牡告于后帝今我國家時用夏正至于牲色未知何

準祕書令李彪曰觀古用玄是取天玄之義臣謂宜用
玄至于五帝各象其方色亦有其義帝曰天何時不玄
地何時不黃意欲從玄 又曰我國家常聲鼓以集衆
易稱二至之日商旅不行后不省方以助微陽微陰今
若依舊鳴鼓得無闕寢鼓之義員外郎崔逸曰臣案周
禮當祭之日鼙鼓鼙鼗八面而作猶不妨陽臣竊謂以
鼓集衆無妨古義 癸未詔三公衮冕八章太常鷩冕
六章用以陪薦甲申長至祀昊天于委粟山

高祖本紀甲申有事于園丘丙戌大赦天下

崔元伯傳元伯同郡董謐入朝拜儀曹郎撰郊廟社稷之儀

李業興傳衍散騎常侍朱异問業興曰魏洛中委粟山是南郊邪業興曰委粟是園丘非南郊异曰比聞郊丘異所是用鄭義我此中用王義業興曰然洛京郊丘之處專用鄭解异曰若然女子逆降傍親亦從鄭以不業興曰此之一事亦不專從若卿此間用王

義除禫應用二十五月何以王儉喪禮禫用二十七月也并遂不答

蕙田案郊丘分合南北不同故業興朱异各是其是斯乃使命之體非關議禮之準也然南宗王肅因仍晉代中原之士堅守鄭學向非晉武為肅外孫則郊丘合一之說且不傳于後世矣

禮志世宗景明二年十一月壬寅改築園丘于伊水之

陽乙卯仍有事焉

恩倖傳每適郊廟趙修常驂陪

蕙田案郊廟車駕乃以嬖人驂陪志亦荒矣

肅宗本紀正光三年十一月乙巳車駕有事于園丘大赦天下五年春正月辛丑車駕有事于南郊

出帝紀永熙元年十一月丁酉日南至車駕有事于園丘

樂志一至郊天地四節祠五帝或公卿行事唯四月郊

天帝常親行樂加鐘懸以為迎送之節

齊書北魏傳城西有祠天壇立四十九木人長丈許
白幘練裙馬尾被立壇上常以四月四日殺牛馬祭
祀

右北魏郊禮

北齊書文宣帝本紀天保二年正月辛亥有事于圜丘
以神武皇帝配

隋書禮儀志後齊制圜丘方澤並三年一祭謂之禘祀

園丘在國南郊丘下廣輪二百七十尺上廣輪四十六尺高四十五尺三成成高十五尺上中二級四面各一陞下級方維八陞周以三壝去丘五十步中壝去內壝外壝去中壝各二十五步皆通八門又為大營於壝之外廣輪三百七十步其營壘廣一十二尺深一丈四面各通一門又為燎壇於中壝之外當丘之景地廣輪三十六尺高三尺四面各有陞園丘則以蒼壁東帛正月上辛祀昊天上帝于其上以高祖神武皇帝配五精之

帝從祀于其中丘面皆內向日月五星北斗二十八宿
司中司命司人司祿風師雨師靈星于下立為衆星之
位遷于內壝之中合用蒼牲九夕牲之旦太尉告廟陳
幣于神武廟訖埋于兩楹間焉皇帝初獻太尉亞獻光
祿終獻司徒獻五帝司空獻日月五星二十八宿太常
丞已下薦衆星其後諸儒定禮園丘改以冬至云
北齊書文宣帝本紀八年八月詔丘郊禘祫時祀皆市
取少牢不得剖割有司監視必令豐備

孝昭帝本紀 皇建二年正月辛亥祀園丘

隋書音樂志 齊神武霸跡肇創遷都于鄴猶曰人臣故
咸遵魏典及文宣初禪尚未改舊章武成之時始定四
郊宗廟三朝之樂羣臣入出奏肆夏牲入出薦毛血並
奏昭夏迎送神及皇帝初獻禮五方上帝並奏高明之
樂為覆燾之舞皇帝入壇門及升壇飲福酒就燎位還
便殿並奏皇夏以高祖配饗奏武德之樂為昭列之舞
今列其辭云

大禘園丘及北郊歌辭

夕牲羣臣入門奏肆夏樂辭 肇應靈序奄宇黎人

乃朝萬國爰徵百神祇展方望幽顯咸臻禮崇聲協
贊列珪陳翼差鱗次端笏垂紳來趨動色式贊天人

迎神奏高明樂辭

登歌
辭同

唯神監矣皇靈肅止圓璧

展事成文即始士備八能樂合六變風湊伊雅光華
襲薦宸衛騰景靈駕霏煙嚴壇生白綺席凝玄

牲出入奏昭夏辭 剛柔設位唯皇配之言肅其禮

念暢在茲飾牲舉獸載歌且舞既捨伊臚致精靈府
物色唯典齋沐加恭宗族咸暨罔不率從

薦毛血奏昭夏辭

羣臣出奏肆夏進熟羣臣入奏肆夏辭同初入

展禮上

月肅事應時繭栗為用交暢有期弓矢斯發筮簪將
事圓神致祀率由先志和以鑾刀臭以血膋至哉敬
矣厥義孔高

進熟皇帝入門奏皇夏辭

帝敬昭宣皇誠肅致玉

帛齊軌屏攝咸次三垓上列四陞旁升龍陳萬騎鳳

動千乘神儀天藹睟容離曜金根停軫奉光先導

皇帝升丘奏皇夏辭

壇上登歌辭同

紫壇雲曖紺幄霞褰

我其陟止載致其虔百靈竦聽萬邦咸仰人神咫尺

玄應盼饗

皇帝初獻奏高明樂辭 上下眷旁午從爵以質獻

以恭咸斯暢樂唯雍孝敬闡臨萬邦

皇帝奠爵訖奏高明樂覆燾之舞辭 自天子之會

昌神道丘陵肅事克光天保九闕洞開百靈環列八

樽呈備五聲投節

皇帝獻太祖配饗神座奏武德之樂昭烈之舞辭皇

帝

小退當昊天上帝神座
前奏皇夏辭同上皇夏

配神登聖主極尊靈敬宣

昭燭咸達宵冥禮宏化定樂奏功成穰穰介福下被

羣生

皇帝飲福酒奏皇夏之樂

皇帝詣東陛還便座又
奏皇夏辭同初入門

皇心緬且感吉蠲奉至誠赫哉光盛德乾以詔百靈

報福歸昌運承祐播休明風雲馳九域龍蛟躍四溟

浮幕呈光氣儼象燭華精護武方知恥韶夏僅同聲

送神降丘南陞奏高明樂辭

皇帝之望燎位又奏
皇夏辭同上皇夏

獻享畢懸佾周神之駕將上遊超北極絕河流懷萬

國寧九州欣帝道心顧留帟上下荷皇休

紫壇既燎奏昭夏樂辭

皇帝自望燎還本位
奏皇夏辭同上皇夏

玄黃

覆載元首照臨合德致禮有契其心敬申事闋潔誠

云報玉帛載升棫樸斯燎寥廓幽曖播以馨香皇靈

唯監降福無疆

皇帝還便殿奏皇夏辭

羣臣出奏肆夏辭同上
肆夏祠感帝用圜丘辭

天

大親嚴匪敬伊孝永言肆饗宸明增耀陽丘既暢大典逾光乃安斯息欽若舊章天迴地旋鳴鑾引警且萬且億皇歷惟永

陸印傳齊之郊廟諸歌多印所制

後主紀天統三年正月辛卯祀圜丘

蕙田按齊承魏制分立郊丘圜丘三年一祭

謂之禘祀初以正月上辛祀昊天上帝後改

以冬至南郊則歲一祀以正月上辛祀所感
帝大抵從鄭康成禮注之謬而圜丘祀昊天
以上辛則并與鄭氏不同矣考終齊之世紀
圜丘者三祀南郊者一皆以春正月而冬至
之祭卒未嘗行則失禮之中又失禮焉

右北齊郊禮

周書孝閔帝本紀元年春正月壬寅祠圜丘詔曰予本
自神農其于二丘宜作厥主始祖獻侯啟土遼海肇有

國基配南北郊文考德符五運受天明命祖于明堂以配上帝

明帝本紀元年九月即天王位冬十月乙酉祠圜丘十一月丁未祀圜丘

蕙田案孟冬仲冬連舉二祭史家亦不言其故或十月為即位告祭十一月為正祭歟

武帝本紀保定元年春正月庚戌祀圜丘

天和二年春正月丁亥初立郊丘壇壝制度

宣帝本紀宣政元年即位七月丙午祀圜丘

隋書禮儀志後周憲章姬周祭祀之式多依儀禮司量
掌為壇之制圜丘三成成崇一丈二尺深二丈上徑六
丈十有二階每等十有二節在國陽七里之郊圜壇徑
三百步內壇半之方一成下崇一丈徑六丈八尺上崇
五尺方四丈八方方一階階十級級一尺其祭圜丘及
南郊並正月上辛圜丘則以其先炎帝神農氏配昊天
上帝于其上五方上帝日月內官中官外官衆星並從

祀皇帝乘蒼輅載玄冕備大駕而行預祭者皆蒼服
音樂志周太祖迎魏武入關樂聲皆闕恭帝元年平荆
州大獲梁氏樂器以屬有司制其歌舞竟未之行也天
和元年武帝初造山雲舞以備六代南北郊雩壇太廟
禘祫俱用六舞南郊則大夏降神大濩獻熟次作大武
正德武德山雲之舞宣帝嗣位郊廟皆循用之無所改
作今採其辭云

圜丘歌辭

降神奏昭夏 重陽禋祀大報天景午封壇肅且圜
孤竹之管雲和弦神光未下風肅然王城七里通天
臺紫微斜照影徘徊連珠合璧重光來天策斲轉鉤
陳開

皇帝將入門奏皇夏 旌迴外壝蹕靜郊門千乘按
轡萬騎雲屯藉茅無咎掃地唯尊揖讓展禮衡璜節
步星漢就列風雲相顧取法于天降其永祚

俎入奏昭夏 日至大禮豐犧上辰牲牢修牧繭栗

毛純俎豆斯立陶匏以陳大報反命居陽兆日六變
鼓鐘三和琴瑟俎奇豆偶唯誠唯質

奠玉帛奏昭夏 員玉已奠蒼幣斯陳瑞形成象璧

氣含春禮從天數知總員神為祈為祀至敬咸遵

皇帝升壇奏皇夏 七星是仰八陞有憑就陽之位

如日之升思虔肅肅施敬繩繩祝史陳信玄象斯格

唯類之典唯靈之澤幽顯對揚人神咫尺

皇帝初獻作雲門之舞 獻以誠鬱以清山壘舉沈

齊傾唯尚饗洽皇情降景福通神明

皇帝初獻配帝作雲門之舞 長丘遠歷大電遙源
弓藏高隴鼎沒寒門人生于祖物本于天尊神配德
迄用康年

皇帝初獻及獻配帝畢奏登歌 歲之祥國之陽蒼
靈敬翠雲長象為飾龍為章乘長日埽蟄戶列雲漢
迎風雨六呂歌雲門舞省滌濯奠牲拵鬱金酒鳳凰
樽迴天睠顧中原

皇帝飲福酒奏皇夏 國命在禮君命在天陳誠唯
肅飲福唯虔洽斯百禮福以千年鈞陳掩映天馬徘徊
周禾飾筭翠羽承壘受斯茂祉從天之來

撤奠奏雍夏 禮將畢樂將闌迴日轡動天關翠鳳
搖和鑾響五雲飛三步上風為馭雷為車無轍迹有
煙霞暢皇情休靈命雨留甘雲餘慶

帝就望燎位奏皇夏 六典聯事九司咸則率由舊
章於焉允塞掌禮儀次燔柴在焉煙升玉帛氣斂牲

拏休氣馨香芳昭晰翼翼虔心明明上徹

帝還便座奏皇夏 玉帛禮畢人神事分嚴承乃睟
仰瞻迴雲輦路千門王城九軌式道移候司方迴指
得一唯清於萬斯寧受茲景命于天告成

蕙田案北周郊丘之祭大率與齊同而郊壇
之制各異史載祀圜丘者四明帝元年十月
宣帝元年七月告祭也明帝元年十一月武
帝元年春正月似乎正祭然一以冬至一以

孟春其典禮之無定可知矣

右周郊禮

隋書禮儀志高祖受命欲新制度乃命國子祭酒辛彥之議定祀典為園丘于國之南太陽門外道東二里其丘四成各高八尺一寸下成廣二十丈再成廣十五丈三成廣十丈四成廣五丈再歲冬至之日祀昊天上帝于其上以太祖武元皇帝配五方上帝日月五星內官四十二座次官一百三十六座外官一百一十一座衆

星三百六十座並皆從祀上帝日月在丘之第二等北斗五星十二辰河漢內官在丘第三等二十八宿中官在丘第四等外官在內壝之內衆星在內壝之外其牲上帝配帝用蒼犢二五帝日月用方色犢各一五星已下用羊豕各九 六月癸未詔以五德相生亦為火色其郊及社廟服冕如朝會之服旗幟犧牲皆尚赤

凡大祀齋官皆于其晨集尚書省受誓戒散齋四日致齋三日祭前一日晝漏上水五刻到祀所沐浴著明衣

咸不得聞見哀經哭泣昊天上帝五方上帝日月皇地
祇神州社稷宗廟等為大祀星辰五祀四望等為中祀
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及諸星諸山川等為小祀大祀養
牲在滌九旬中祀三旬小祀一旬其牲方色難備者聽
以純色代告祈之牲者不養祭祀犧牲不得捶扑其死
則埋之

音樂志隋去六代之樂又無四望先妣之祭今既與古
祭法有別乃以神祇位次分樂配焉奏黃鍾歌大呂以

祀圜丘其祠圜丘皇帝入至版位定奏昭夏之樂以降
天神升壇奏皇夏之樂受玉帛登歌奏昭夏之樂皇帝
降南陛詣壘洗洗爵訖升壇並奏皇夏初升壇俎入奏
昭夏之樂皇帝初獻奏誠夏之樂皇帝既獻作文舞之
舞皇帝飲福酒作需夏之樂皇帝反爵于坫還本位奏
皇夏之樂武舞出作肆夏之樂送神作昭夏之樂就燎
位還大次並奏皇夏

圜丘降神奏昭夏辭 肅祭典協良辰具嘉薦俟皇

臻禮方成樂已變感靈心迴天睠闕華闕下乾宮乘
精氣御祥風望燿火通四燭膺介主受瑄玉神之臨
慶陰陰煙衢洞宸路深善旣福德斯輔流鴻祚徧區
寓

皇帝升壇奏皇夏辭 於穆我君昭明有融道濟區
域功格玄穹百神警衛萬國承風仁深德厚信洽義
豐明發思政勤憂在躬鴻基唯永福祚長隆

登歌辭 德深禮大道高饗穆就陽斯恭陟配唯肅

血膺升氣冕裴標服誠感清玄信陳史祝祇承靈貺
載膺多福

皇帝初獻奏誠夏辭 肇禋崇祀大報尊靈因高盡
敬掃地推誠六宗隨兆五緯陪營雲和發韻孤竹揚
清我粢既絜我酌唯明玄神是鑒百祿來成

皇帝既獻奏文舞辭 皇矣上帝受命自天睿圖作
極文教遐宣四方監觀萬品陶甄有苗斯格無得稱
焉天地之經和樂具舉休徵咸萃要荒式序正位履

端秋霜春雨

皇帝飲福酒奏需夏辭 禮以恭事薦以饗時載清
玄酒備絜鄉簋迴旒分爵思媚軒墀惠均撤俎祥降
受釐十倫以具百福斯滋克昌厥德永祚鴻基

武舞辭

御歷膺期乘乾表則成功戡亂順時經國

兵暢五材武宏七德懍彼遐裔化行充塞三道備舉
二儀交泰情發自中義均莫大祀敬恭肅鐘鼓繁會
萬國斯歡兆人斯賴享茲介福康哉元首惠我無疆

天長地久

送神奏昭夏辭 享序洽祀禮施神之駕嚴將馳奔
精驅長離耀牲煙達潔誠照騰日馭鼓電鞭辭下土
升上玄瞻寥廓杳無際澹羣心留餘惠

皇帝就燎還大次並奏皇夏辭同上

高祖本紀開皇十年冬十一月辛丑有事于南郊 十
二年冬十一月辛亥有事于南郊 十八年冬十一月
癸未有事于南郊

蕙田案隋高祖本紀書有事于南郊者四書
親祀感生帝者一感生帝自係南郊則所云
南郊者其為圜丘無疑也史家不明郊丘之
辨故以南郊為圜丘而南郊之祭不得不異
其文以別之而正月之祭既用辛日當入祈
穀此不列

禮儀志初帝既受周禪恐黎元未愜多說符瑞以耀之
其或造作而進者不可勝計仁壽元年冬至祠南郊置

昊天上帝及五方天位並于壇上如封禪禮版曰維仁
壽元年歲次作噩嗣天子臣堅敢昭告于昊天上帝琬
璣運行大明南至臣蒙上天恩造羣靈降福撫臨率土
安養兆人顧唯虛薄德化未暢夙夜憂懼不敢荒怠天
地靈祇降錫休瑞鏡發區宇昭彰耳目爰始登極蒙授
龜圖遷都定鼎醴泉出地平陳之歲龍引舟師省俗巡
方展禮東岳盲者得視瘖者得言復有贊人忽然能步
自開皇以來日近北極行于上道晷度延長天啟太平

獸見一角改元仁壽楊樹生松石魚彰合符之徵玉龜
顯永昌之慶山圖石瑞前後繼出皆載臣姓名褒紀國
祚經典諸緯爰及玉龜文字義理遞相符會宮城之內
及在山谷石變為玉不可勝數桃區一嶺盡是琉璃黃
銀出于神山碧玉生于瑞巘多楊山響三稱國興連雲
山聲萬年臨國野鷺降天仍住池沼神鹿入苑頻賜引
導騶虞見質遊麟在野鹿角生于楊樹龍湫出于荆谷
慶雲發彩壽星垂耀宮殿樓閣咸出靈芝山澤川原多

生寶物威香散馥零露凝甘敷煌烏山黑石變白宏祿
巖嶺石華遠照玄狐玄豹白兔白狼赤雀蒼烏野蠶天
豆嘉禾合穗珍木連理神瑞休徵洪恩景福降賜無疆
不可具紀此皆昊天上帝爰降明靈矜愍蒼生寧靜海
內故錫茲嘉慶咸使安樂豈臣微誠所能上感虔心奉
謝敬薦玉帛犧齊粢盛庶品燔祀于昊天上帝皇考太
祖武元皇帝配神作主

大業十年冬至祀圜丘帝不齋于次詰朝備法駕至便

行禮是日大風帝獨獻上帝三公分獻五帝禮畢御馬疾驅而歸

憲田案隋唐之交割據紛起然皆草竊無文
唯蕭銑自稱梁王築壇柴上帝又梁師都僭
皇帝位祭天城南坎地瘞玉得印各見本傳
全不列入

右隋郊禮

五禮通考卷八